

老蔡：
好久不见。
很久以前是叫你达达的，没多久改为老蔡。老蔡老蔡的也叫了十几年。想必最近老蔡忙了一阵。于是之前也没好意思打扰你。看到你改编于自己的作品的作品，终于完成于大银幕。真为你高兴。

上次去你家拜访，也过去三年多了。那时候你跟我说起在筹拍电影的事，我总觉得未来很远，但每次回头望的时候，又觉得非常非常近。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你说的很多话我都记住了。

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忘了我们哪一次见面才是第一次，是你来上海的那次，还是我去广州的那次。无论哪次，都是二十多年前了。那时候我们还很瘦，都还很瘦。

一直在关注你的工作成绩和创作成果。尤其是你作品的出版，有幸也参与过很少一部分工作。我的基本观感是，你的作品启发读者人生感悟。要说是什么人生感悟，每个人的可能还都不一样，毕竟命运和体验也都完全不一样。但你恰好非常厉害，作品非常诚恳，非常富饶。关于这些，我都没跟你当面说过，我也不确定当面我是否能说出口。

有几次想着跟朋友打

灯光灿烂

陈荣力

在我的认知里，灯能给人特别的启迪，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叫作“提供情绪价值”。

有个夏天，我到杭甬铁路旁的一个村庄驻村。刚到的头两天，一睡下我总隐约听得窗外有一种撞击声。这撞击时有时无，时断时续又时疏时密的。第三天晚上，当撞击声又隐约传来时，我走出办公室绕到屋后的稻田一探究竟。这一看我整个人都呆住了：只见稻田田埂一侧亮着一支紫色的灯管，灯管的下方是一口盛满液体的陶缸，无数的虫子——蛾子、蚱蜢、稻飞虱、毛蝴蝶……从四面八方飞来，围着灯管、围着紫色的灯光，飞舞、转圈、盘桓、撞击，然后掉落在陶缸里，堆积成一座虫子的小山。我恍然大悟，这大概就是过去在书本上看到过的“灯光诱虫”了。当我还沉浸于过去们的鲁莽、壮烈和义无反顾时，蓦地，夜空中传来一声火车的气笛石破天惊，不远处的杭甬铁路上，一束灼眼的光炬像一把刺刀刺破夜的黑暗，将附近的村落、田野、河流、树木照得如同白昼。光炬过去很久了，我的视网膜上还是一片雪一样的白。如果说稻田里那让无数虫子义无反顾走向死亡的紫色灯光，告诉你生命尽管脆弱，但同样可以壮烈的话；那么杭甬铁路上如刺刀一样刺破黑暗的火车光炬，则无疑是人更需要无所畏惧，一往向前才能发出光亮的呐喊。这是灯的启示，也是灯哲学。

2024年5月8日，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维也纳国际中心的舞台上，随着《花样年华》双人舞的最后一个音符缓缓消逝，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中国芭蕾舞艺术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震撼力量。作为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获奖者代表之一，我有幸随代表团首次出海参加“2024维也纳联合国中文日”活动，收获了满满的荣耀与感动。文联是我们艺术工作者温暖的家园，更是文艺创作生生不息的摇篮。从舞蹈学校毕业进入上海芭蕾舞团，到成长为舞者、创作者，再到担任副团长，我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文联这个大家庭的陪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等催生了无数优秀文艺作品的文联品牌活



蔡崇达 小饭

小的时候想老成，老的时候想装嫩，你知道的，我们两个，本质上都不太愿意和世界、和时间讲道理。而今倒真是老蔡了，却悄悄、偷偷地庆幸，还好当时逼得不算紧，我这些可爱的老友们，一直记得我年轻的模样，记得我是“达达”。就如你写给我的信，不知情的读者，该觉得奇怪：明明开头是“老蔡，好久不见”，但邮件标题却依然是“给达达的信”。有足够多的人还可以喊我达达，于我是多么幸运的事情。每一次这么叫我，我就会恍惚，那是来自二十多年前的呼唤，或者，那是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呼喊。那样的称呼，来自青春，却带着岁月浑厚的回响。那样的叫法会让你心安地想着：多亏老友的存在，那些我被岁月偷偷顺走的部分，最终在你们内心储藏着。我们因此得以在彼此内心，永远年轻着。

我认识你很早，比你认识我还早。毕竟，你是我们这批写作者当中，最早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得奖名单，或者杂志上的人之一。而我，算是比较晚的那几个。少年的我还在老家泉州，这个位于咱们国家东南角的地方，是“80后”文学写作浪潮的边陲。当时家穷，我每周只舍得花一张大概10元钱的电话IC卡，在电话亭排队，等着给我唯二认识的在浪潮中心写作的好朋友打电话：一个是韩寒，另一个是夜X。韩寒给我念了他正在写的书，写一段念一段，应该是写到一半的时候，韩寒说，他知道这本书的名字了，就叫《三重门》。夜X则和我说了上海的一个个人和其间发生的故事，他送到了写三国系列的那多，写《物理班》的刘嘉俊，也不断说到你……他说，你有机会你一定要认识他们啊。我说没事的，我早已经通过他们的文字认识了。

第一次真的见到，记得是我在《新周刊》当记者的时候。有个出差上海的机会，我提早就激动不已，想象着一篇文章以及对应的一个个名字，该匹配

上海市舞蹈学校毕业进入上海芭蕾舞团。我发自内心地喜欢这部作品，它点燃了我内心深处对艺术的激情与认同。刚入

文艺创作的摇篮

吴虎生

团的那几年，跟随《白毛女》走遍大江南北，总能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喝彩，深深体会到自己职业的社会价值与光荣。记得刚接手“大春”这个角色时，辛丽丽老师一遍遍地为我们说戏，她总是提起胡蓉蓉老师当年的要求：“每一个角色都不能走样，必须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凌桂明老师也多次来到排练厅，把他对作品、对角色的感受和理解传达给我们，我们能感受到前辈心中对艺术的

世界上的人，都不吃猪肉，吃猪肉的人，又分吃猪脚跟不吃猪脚的。当然，我们指的是把猪脚当成美味，作为一种料理的主要食材。若是这样，中国人跟德国人怕是最情有独钟于猪脚的多了。然而，中国人会的，能的料理实在太多了，猪脚杂身其间，相对不是那么出色。反而是德国猪脚，因为德国人吃食相对简单，没多少大菜名菜，蜀中无大将，猪脚这一廖化遂成为先锋，搞得举世皆知，到了德国，不吃猪脚仿佛白来一趟了。关于德国猪脚，一般人受到“德国香肠”影响，总觉得那是德国人日常三餐必需品，成天吃着。其实不然，在德国，猪脚算道料理，一般家里不常吃，得上馆子才有。其位阶大约等于我们这儿的“农家菜”，后来成为啤酒节的下酒菜，方才闻名全球。

猪脚的做法，说来简单，却也有分南北。北德盛行的名为“Eisbein”，用水煮，肉汁饱满，柔嫩易食，相对比较入味；盛行于南方巴伐利亚的则是“Schwein Haxe”，用火烤，讲究外皮酥脆，内里柔嫩见汁。各有所长，自有风味。烤煮之前，则同样要经过几道工序，譬如选部位，一般以前腿的蹄膀为佳，讲究的还会指定第二个关节，这部位瘦肉较多，不容易腻；接着是腌制入味，用盐巴腌过后，加入洋葱、月桂叶、百里香、黑胡椒、小茴香、啤酒等本地常见香料腌制大约七天，其间最好还能“按摩”一番。这样就算大功告成，要煮要烤，因地制宜，任君选择了。当然，这一腌制工序，无论时间、材料，各家都有所谓“秘方”，绝不对外透露，譬如是否需“按摩”？需多久？已经是众说纷纭了，但也因此而让短短一节猪脚满满都是故事，充满了魅力。

在德国吃猪脚，必不可少的是酸菜。酸菜的做法跟韩国泡菜类似，差别在于所选用的是包心菜。包心菜切丝，用白酒、醋或盐腌过后，挤出水分，放进坛中发酵一周即可。另外则是德国传统酸而不辣的黄芥菜。这两样，尤其是酸菜，具有解腻的作用。猪脚富含胶质，煮得再好，多吃了还是会发腻，沾点黄芥末，配上爽口的酸菜，正好调剂一番。此时若再搭配冰镇啤酒，尤其是泡沫丰富、口感浓烈的黑啤酒，那简直是完美无比了。

他说这一年多，他突然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快扛不动每天这样写网文了。我当时做着杂志，每周通宵一日，深知他说的疲惫，感动着朋友的挂念，也感伤着青春的潦草。几年后，忽得知他因为过度疲惫在熬夜写作时离世，我一个人难过了许久，自此，再见咱们这些朋友，我总要唠叨着，请各自尽量注意自己的身体。

我们这几个老朋友一路走到如今还相互陪着，对彼此来说都很珍贵的，该多走动啊。

我们当时还约着，要叫上大家一起聚聚，甚至有一次我还联系了那多，也请他约上你和其他老友，不想，还是因为彼此在不同的生活里，最终竟然还是没能完整地凑上时间。

2014年，我来上海韩寒的工作室开会，才发现你也在，才知道你们已经合作了一段时间了。我很高

的蜕变。2014年，我当选为上海舞协副主席，这是我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个大家庭里，我接触到了许多值得尊敬的艺术家前辈，看到了他们对艺术的敬业与热爱，也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同辈，大家相互交流，共同成长。舞协组织过很多学习和采风活动，让艺术家脚踏实地地感受生活，理解生命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感谢文联数十年来为文艺工作者构筑家园、搭建平台，见证一代代人的成长与绽放。衷心祝愿文联75周年华诞快乐，愿文联继续作为上海文艺的温暖摇篮，赓续文脉、书写新章！

十日谈

那些生命中的“暖冬之光”，是支撑我们跋涉的力量。

更多话，咱们见面说。

蔡崇达

2025年11月2日